



爱的礼物

a mother's gift

小甜甜布兰妮&林妮·斯皮尔斯/著
Britney & Lynne Spears

周 晶/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3·海口

献给我的女儿布兰妮。

感谢你付出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帮助我完成这部小说。

林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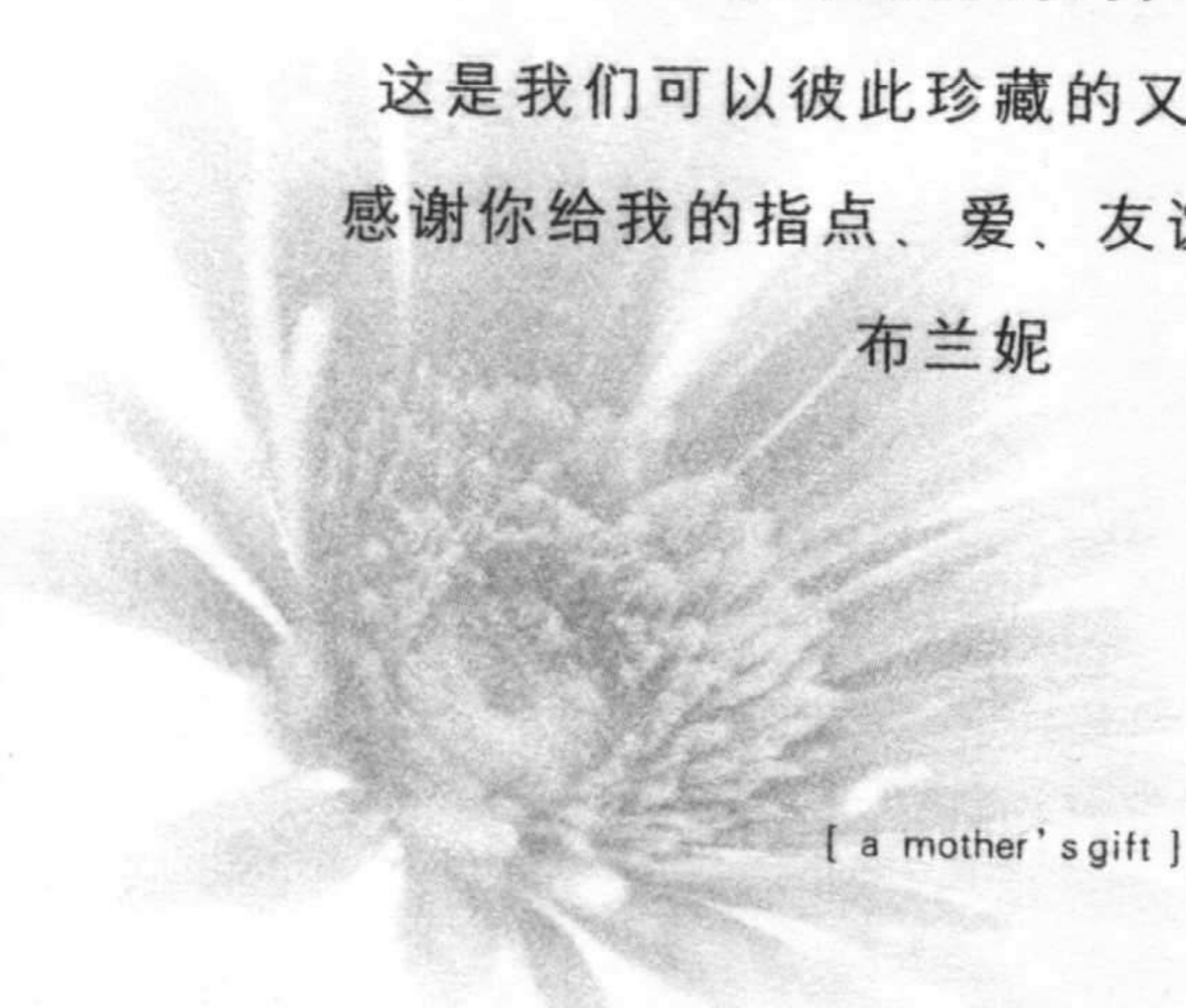
献给我的妈妈。

这是我们可以彼此珍藏的又一段记忆。

感谢你给我的指点、爱、友谊和幽默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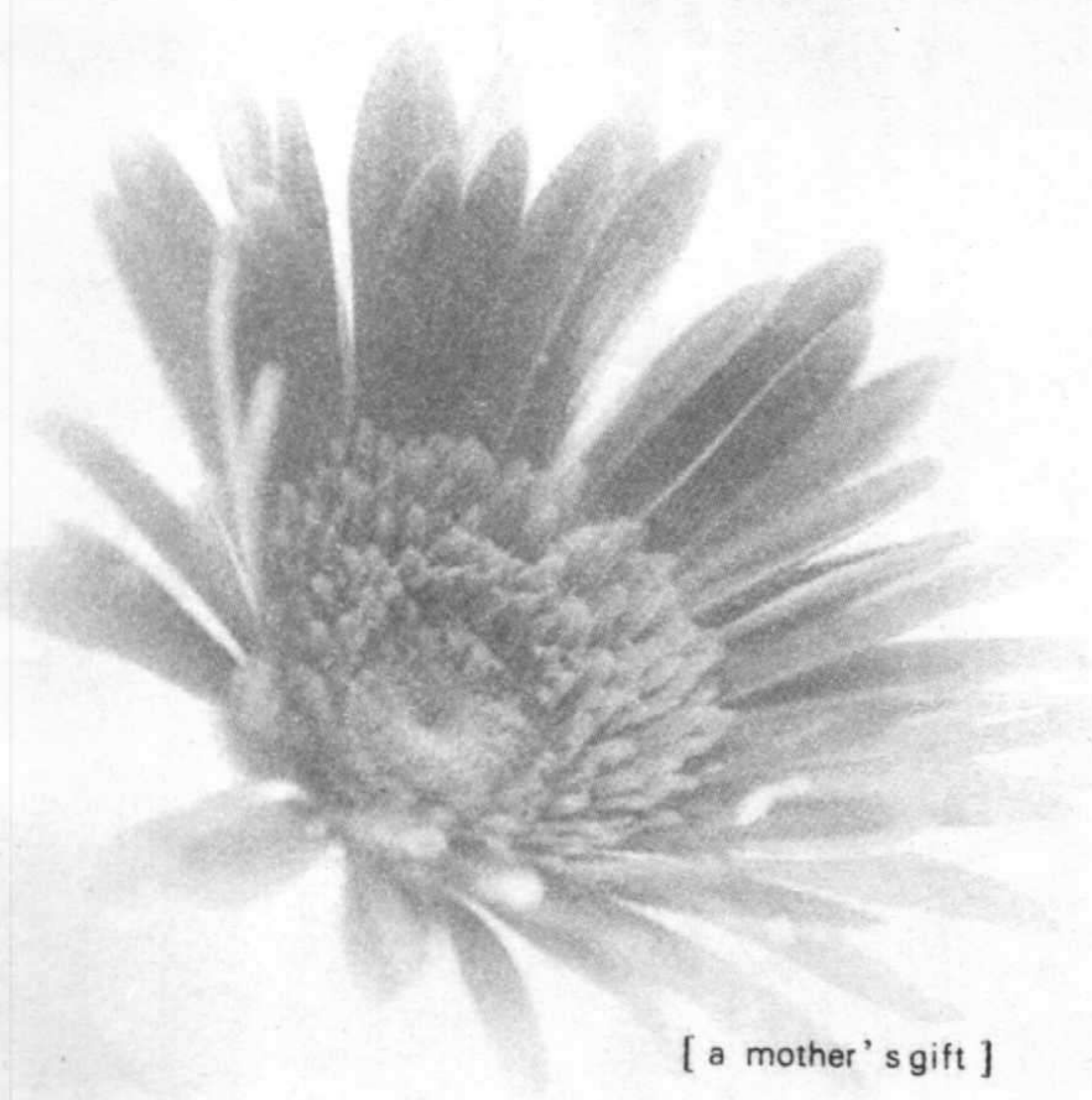
布兰妮

[a mother's gift]



美的灵魂造就美的容颜。


——Mcguffey's Second Reader



[a mother's gift]



a mother's gift

 [第一章]

在美国南方的小镇上，流言飞语才是真正的方言。密西西比的比斯凯也不例外。学校操场上、咖啡馆里、尖顶教堂里，到处都有人在低声地交头接耳。在比斯凯，如果没有闲话，地球都会停转。

比斯凯是个小地方，大概只有1万人。16岁以下的年轻人都认为“比斯凯是个死气沉沉的角落”。

其实他们说的也不错。

比斯凯和外面的公路只有一条连接的通路，而且还不是混凝土路面的，只有两道坑坑洼洼的凹槽，上面铺了些沥青。因为这条老掉牙的路，没有哪家快餐连锁店愿意在比斯凯开张做生意。这里甚至连那种最常见的道路服务站——一个自助餐车，再加一个刷信用卡的自助汽油泵——都没有。邮政可以说是镇上最大的买卖了，而且也是惟一能让人看出这里是个行政市镇的地

方。在比斯凯根本找不到超级市场，要买东西必须换两次公车跑到海蒂斯伯格去。

在比斯凯长大的孩子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的机会。有些人很早就离开学校，回到自家的农场上帮忙了，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想办法出去读大学。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会留在老家，找个工作，成家生子，平平淡淡地活到老。

比斯凯的生活一直就是这样，多少年过去都没有什么变化。

这个小镇只有一点能引起外来人的兴趣，那是一个在街头巷议里流传的秘密，一个可怕的流言，每当有好奇的孩子提到它时，母亲总会马上让他们闭嘴。人们都觉得那是件很不幸的事，虽然比斯凯很少有这样的大事发生，但镇上的人却都很想彻底忘记它。据说那件事很可怕，而且还死了人。

一般说来，外来人在镇上只能打听出这么多了，除非他们对镇子边缘上那片经过大火的废墟刨根问底，否则镇上的人对那件事根本不会提一个字。也许——当然仅仅是也许——那件事在人们心里留下的深深创伤终有一天会愈合。

至少每个人都希望如此。

因为人毕竟是人，心里还都有梦想，眼里还都有希

望……那些生长在比斯凯的人也不例外。

“出来了，妈妈。”14岁的霍莉·费亚·劳沃尔说着，熟练地用屁股撞了一下电视机侧面，灰色的屏幕上终于闪出了画面，但这台电视机太老了，短暂的信号立刻又变成了满屏的雪花。霍莉毫不在意地坐回妈妈身边。她们家的长沙发虽然又旧又破，但还很舒服。现在，她们就这样很自在地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打着拍子，一边听着《哈沃提天才时段》节目熟悉的开始曲回荡在小小的屋子里。

霍莉的妈妈温达伸手从茶几上的大碗里抓了一把奶油爆米花，心不在焉地说：“不知道我们今晚能看到什么。”

霍莉咧嘴笑了笑。每个星期她妈妈都会这么说。

在比斯凯，《哈沃提天才时段》是每个人必看的节目，这就像当地一条不成文的法律，或者一个风俗。霍莉觉得自己可能在学会走路之前就爱上了音乐——她妈妈总是让她们的生活里有音乐。她们在Elvis（非常感谢您的提醒，他来自密西西比的图贝罗）的歌声里醒来，然后听着前40名音乐排行榜度过一天，最后在一些轻松的曲子中进入梦乡。

而且，每个星期五她们都要相约一起看电视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今晚有个约会。”霍莉曾经这样跟泰勒·诺伍德说，那时他刚开始约她到十针巷去跟朋友们一起过周末。每次遭到拒绝的时候，他总是苦着一张脸，最后霍莉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了，也就只好跟他说了实话——她约的是她妈妈。

著名的哈沃提音乐及表演艺术学校坐落在海蒂斯伯格。那里每个星期都会选出一些最优秀的学生，为电视台录制一档音乐和表演节目，而且每个星期都会安排一些不同的节目。温达很喜欢其中的歌剧节选，每次看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。她的嘴唇很漂亮，笑起来更好看。不过，母女两人对大歌剧都不太热中。霍莉一直想不通，既然那些歌唱家那么聪明，能学会那些困难的外语，为什么不能用英语来唱，让大家都能听明白。不过，如果有学生在节目里尝试一段咏叹调的时候，她们还是会满怀敬畏，安静地坐在那里听，而且最后也会拼命鼓掌。

霍莉最喜欢听人在节目里唱那些古老的圣歌，沉浸在歌词渲染的情感中。她也很喜欢乡村音乐，但对那些无病呻吟、强自说愁的歌却一点儿也不感兴趣，比如整天觉得自己比谁都倒霉啦，在公车站被轧到脚啦，丈夫跟自己最好的朋友跑啦，自己只能躲在厨房里哭啦，等等。

不过，她最喜欢的还是流行音乐，那些在广播里放的歌，那些能够深入她心底的调子，那些歌能够真的感染她和她妈妈，让两人一起跳起来，大笑着跳舞，就算撞到了家具也不在乎。

霍莉也曾经做过梦，梦想自己成了哈沃提的学生。真想知道在那个舞台上唱歌是什么感觉。但哈沃提并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去的地方，而她和她的妈妈，还有她们的朋友却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。能进哈沃提深造的学生都是全国各地最好、最聪明的——而且他们的父母都有钱支付那里高昂的学费。

霍莉和温达没有钱。

温达·劳沃尔是这个小镇上最好的裁缝。她经营着自己的小生意——温达裁缝店。店面就是她们在比斯凯的家。她有台很新的歌唱家牌缝纫机，那是她一年前在沃尔玛特大减价的时候买的，但她一般还是喜欢用手缝。没人能分辨得出她用手缝出来的针脚和机器缝的有什么区别。

霍莉所有的裙子、长裤、衬衣和短裤都是温达做的。所有温达自己的衣服也都是她自己做的。她对缝缝补补的活计也很在行，可以把衣服上的破洞修补得一点儿都看不出来。因为手艺好，她的生意也不错。虽然上不了《财富》500强，但她也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养活自

己和霍莉。不过，她们的日子过得一直很紧，而且有的时候连一角一分都得计算着花。

今天晚上在《哈沃提天才时段》里第一个登台的是个很瘦的男孩儿，穿着卡其布长裤和白色高领毛衣，年纪和霍莉差不多。他简单地做了自我介绍，然后就坐在钢琴前，开始弹贝多芬的《月光奏鸣曲》，这是一个古典主义作品，霍莉记得在一次清洁剂广告里听过。

“他真厉害。”温达说着，羡慕地摇了摇头。

“他确实不错。”霍莉也承认。她本来希望节目有个更刺激的开头，比如这个男孩儿转向观众，接着突然开始演奏一支重金属乐曲，让在场所有的人都张口结舌。那才够劲儿。

天开始暗下来，温达打开了那盏小小的仿蒂凡尼玻璃灯，起居室里立刻荡漾开粉红色的灯光。霍莉仔细看了看她妈妈的脸。温达真的很漂亮，棕色的卷发轻柔地垂到肩上，好看的大眼睛里充满了温暖的光彩。如果没有那块胎记的话，她肯定是个美人，虽然是到了母亲这样的年纪，也丝毫不影响她的美丽。霍莉这么想着，突然又责怪自己对妈妈太挑剔。

但事实就是事实。有了那块胎记，不管怎么说，温达·劳沃尔都算不上美人了。

那是块深红色的胎记，从她挺拔的眉毛一直划过整

个圆润的脸颊。温达的脸很白，对比之下，红色的胎记就更加显眼了。

霍莉知道，有些人一看到温达的脸，就赶快转过头去，害怕被人发现自己在盯着别人看。他们不自然的表情其实就跟温达脸上的胎记一样明显。不过，在小小的比斯凯，几乎人人都彼此认识，所以大家对温达的胎记已经看得习惯，不觉得稀奇了。在他们看来，那胎记只不过是温达·劳沃尔的一部分罢了。

霍莉和温达之间比其他跟她们认识的母女之间都更加亲密。她对妈妈简直无话不谈——她们甚至可以一起谈论性的问题。这倒并不是因为霍莉从没做过任何让她难于启齿的事。温达到现在还总是喜欢提起霍莉上一年级时的一件丑事。那次霍莉站在凳子上，紧张地等着小塔克·里奇来吻她。等她大声数完“1, 2, 3”之后，却什么也没发生。她赶快睁开眼睛，刚好看见塔克跑开。回到家里，她还一本正经地问温达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“下一次数快点儿，而且数完‘1’就马上停下来。”温达也一本正经地回答她。

从此之后，霍莉才发现关于恋爱之类的事情，还是妈妈懂得最多。

后门一阵窸窣的响声打断了霍莉的思绪，但没过一

秒钟她就听出了那边熟悉的脚步声。

“我们错过了什么没有？”胡安妮塔·韦弗和鲁比·西门斯匆匆忙忙地走进来，把鼓鼓囊囊的手袋丢到厨房桌子上，拥抱了温达和霍莉，然后赶快在她俩平时坐的一对摇椅上坐了下来。

胡安妮塔和鲁比实际上是温达的朋友，但她们跟霍莉也很熟。

“还没开始呢。”霍莉说。她一直不知道胡安妮塔究竟是怎么把她那一头黑发梳得那么高的，简直都要碰到天花板了。

“不好意思，我们迟到了——有人顺路到我那儿去抱走了菲菲的一只小狗。我们差不多给所有的小狗都找到新家了。”菲菲是胡安妮塔的小狮子狗，而且恐怕整个南方都找不到像它那样受宠的狗了。它两个月前生了一窝小狗，从那时起，胡安妮塔就开始到处奔走，忙碌着给那些小狗找个好人家收养。

胡安妮塔出了名的冲天发式今天看上去不像平时那么惹眼，但是她还有粉色的珠光唇膏和浆得很硬的花裙子，这些就足够让人注意到她了。她在自家的地下室里开了一家小美容店，最近风行比斯凯街头的蜂窝发式就是她的杰作。

霍莉决不会让其他的蹩脚发型师摆弄自己一头浓

密的棕色头发，但她也决不会在自己头上顶一个蜂窝。好在胡安妮塔也知道这一点。

“噢！他对那些象牙琴键可真是行。”胡安妮塔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指在摇椅扶手上打着拍子。

鲁比在茶几上放了一大盘核桃馅饼。她脸色很好，而且胖乎乎的，脸蛋微微地嘟起来。“只不过是一点儿占嘴的零食，女士们。”她朝霍莉挤了挤眼睛，小姑娘高兴地舔了舔嘴唇。

“我希望这些是你做的。”霍莉说完，大大地咬了一口。鲁比做的核桃馅饼在劳沃尔家是最受欢迎的点心。

鲁比做的蛋糕也是一样，还有她做的苹果卷和柠檬蛋白酥皮卷。

不管鲁比做的什么东西都不例外。

电视里的男孩儿还在弹着琴，温达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，冲进了厨房说：“我去煮一壶咖啡。”

温达的善良和霍莉的歌声让这个家成了朋友们最喜欢来聚聚的地方。

“我听说有本写你的书。”一个邻居曾经跟温达说。书名叫《如果你有个柠檬，就拿来做柠檬汁》。

“那本书不是写我的，”温达当时回答他说，“谁吃得起柠檬啊？要是真有写我的书，那名字也该叫《如果你有番茄酱和水，就拿来做番茄汤》。”

大多数十几岁的孩子可能都会觉得，在好好的星期五晚上跟几个女人混在一起是件无聊透顶的事，但霍莉不这么想。当然，她并不是不喜欢跟泰勒出去，不过等她跟他解释清楚，星期五晚上和妈妈有约后，他也就理解了。温达喜欢说，星期五是她们母女相聚的时间。她们总是一起对着哈沃提学生怪异滑稽的演出服大笑，或者一起摇着头感叹表演者的天分。但是一起看电视并不是聚会的全部。

相聚的真正意义在于两人一起度过这一天的时间。毕竟她们只拥有彼此，只能相依为命。

霍莉的父亲在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。她妈妈也不愿意多讲从前的事。实际上，她甚至没有保留任何他的照片。霍莉常常自己想像父亲的样子，想知道自己和他像不像——他是不是也会和自己一样大嚼甜玉米？他喜欢什么样的笑话，是不是跟自己一样？他的眼睛会不会也和自己的一样是冰蓝色？

霍莉有太多太多的问题，但总是没有足够的答案。根本就没有任何答案。

“哦，看看她，姑娘们。”鲁比一边吃着核桃馅饼，一边指着屏幕，一个女孩儿穿着一套浅紫色的衣裤，信心十足地走上了《哈沃提天才时段》的舞台。女孩儿朝节目主持人弗兰克·舍普德点了点头，然后转向了麦克

风。“我叫美勒蒂·盖茨，今晚我将演唱《我将永远爱你》。”她说得很自信。

“我猜她的父母肯定在给她起名字的时候就知道她能唱歌了。”温达微笑着说。她刚进屋，用托盘端回来几大杯咖啡。

霍莉皱了皱眉：“嘘，妈妈！我想听她唱歌。”

那个女孩儿的声音很清澈，也很有力，而且唱得没有任何迟疑，显然经过多年的训练。但是，到真正的高音段落时，霍莉却能听出她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霍莉不知不觉地开始跟着电视里的歌对口型。她好像总是知道那些歌的歌词。渐渐地，她已经一边对着口型，一边轻轻哼唱出来。接着，音乐进入了高潮，霍莉的声音也跟着响了起来，而且越唱声音越大。

现在她已经唱到最后一个长音了，她清澈的女高音比美勒蒂·盖茨的声音整整高出一个八度。霍莉觉得自己已经在音乐中飞了起来，到了一个只有她才能领略的境界——一个只有音乐才能带她到达的境界。这样全身心地沉浸在音乐里，周围的一切在她看来都已经不存在了。

一首歌结束了，胡安妮塔、鲁比和霍莉的妈妈一齐鼓起掌来。

霍莉的脸一下子就红了。“我还以为你们能在开始

的时候就提醒我一声呢！”她觉得难为情极了。她知道自己唱得很好——而且她也喜欢唱歌——但是却不想在人前显示。

可是这群女人却不管这些。“要是你的嗓子不能把那些哈沃提的势利眼比下去，我就是只大猴子。”胡安妮塔大声说。

鲁比一个劲儿点头赞同。“霍莉，亲爱的，你实在该去上那所学校。就凭你这么甜的声音，肯定能把所有人都比下去。”

“哎，只要他们听你唱过一次，肯定就得把这节目改了，以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看《霍莉·劳沃尔时段》了。”胡安妮塔一边补充，一边紧紧握住霍莉的手。她握得那么坚定，弄得霍莉都有点儿要相信她的话了。

霍莉垂着头，盯着自己的脚尖，就像平时听到别人夸奖她唱歌时一样，窘得要命。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觉得难为情——经常有人这样夸她，按理说她也早该习惯了。她是个天生的女高音，在中高音的领域完全能够游刃有余。在唱诗班里跟男孩子们唱圣歌的时候，她甚至能即兴唱出男低音的乐段。比斯凯小学的音乐老师弗卡提小姐曾经跟温达提过，霍莉有四个八度的音域。

那时霍莉才11岁。